

林间录

●卷上

杭州兴教小寿禅师初随天台韶国师普请，闻堕薪而悟，作偈曰：“扑落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。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”国师颌之而已。及开法，衲子争师尊之。御史中丞王公随出镇钱塘，往候寿，至河上，却骑从，独步登寢室。寿方负暄毳衣自若，忽见之，问曰：“官人何姓？”王公曰：“随姓王。”即拜之。寿推蒲团，藉地而坐，语笑终日而去。门人见寿，让之曰：“彼王臣来，奈何不为礼？此一众所系，非细事也。”寿唯唯。他日，王公复至，寺众横撞大钟，万指出迎，而寿前趋，立于松下。王公望见，出舆握其手曰：“何不如前日相见，而遽为此礼数耶？”寿顾左右，且行且言曰：“中丞即得，奈知事嗔何。”其天资粹美如此，真本色住山人也。

白雲端禅师有逸气，少游湘中，时会禅师新自杨岐来，居云盖，一见，心奇之，与语每终夕。会忽问曰：“上人落发师为谁？”对曰：“茶陵郁和尚。”会曰：“吾闻其过溪有省，作偈甚奇。能记之否？”端即诵曰：“我

---

有神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尘尽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”会大笑而去，端愕然左右视，通夕不寐。明日，求入室，咨询其事，时方岁旦。会曰：“汝见昨日作野狐者乎？”对曰：“见之。”会曰：“汝一筹不及渠。”端又大骇，曰：“何谓也？”会曰：“渠爱人笑，汝怕人笑。”端因大悟于言下。

魏府老洞华严示众曰：“佛法在日用处，在行往坐卧处、喝茶吃饭处、言语相问处。所作所为，举心动念，又却不是也。”又曰：“时当缺减人寿，少有登六七十者。汝辈入我法中，整顿手脚未稳，早是三四十年，须臾衰病至；衰病至，则老至；老至，则死至。前去几何，尚复恣意。何不初中后夜纯静去？”文潞公镇北京，洞老来谒别。潞公曰：“法师老矣，复何往？”对曰：“入灭去。”潞公笑谓其戏语。自送之归，与子弟言其道韵深稳，谈笑有味，非常僧也。使人候之，果入灭矣，大惊，叹异久之。及庠维，亲往临观，以琉璃瓶置坐前，祝曰：“佛法果灵，愿舍利填吾瓶。”言卒，烟自空而降，布入瓶中，烟灭，舍利如所愿。潞公自是竭诚内典

---

，恨知之暮也。

栖贤諲禅师，建阳人，嗣百丈常和尚，性高简，律身精严，动不违法度。暮年三终藏经，以坐阅为未敬，则立诵行披之。黄龙南禅师初游方，年少，从之屡年，故其平生所为多取法焉。尝曰：“栖贤和尚定从天人中来，丛林标表也。”雪窦显禅师尝自淮山来，依之不合，乃作师子峰诗而去，曰：“踞地盘空势未休，爪牙安肯混常流。天教生在千峰上，不得云擎也出头。”

李肇《国史补》曰：“崔赵公问径山道人法钦：‘弟子出家得否？’钦曰：‘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将相所能为。’赵公叹赏其言。”赞宁作钦传，无虑千言，虽一报晓鸡死且书之，乃不及此，何也？

大觉禅师珙公，以道德为仁庙所敬，天下想望风采，其居处服玩可以化宝坊也，而皆不为，独于都城之西为精舍，容百许人而已。栖贤舜老夫为郡吏临以事，民其衣，走依珙。珙馆于正寝，而自处偏室，执弟子礼甚恭。王公贵人来候者皆怪之。珙具以实对，且曰：“吾少尝问道于舜，今不当以像服之殊而二吾心也。”闻者

---

叹服。仁庙知之，赐舜再落发，仍居栖贤。

唐宣宗微时，武宗疾其贤，数欲杀之。宦者仇公武保佑之，事迫，公武为鬻发作比丘，使逸游，故天下名山多所登赏。至杭州盐官，禅师安公者，江西马祖之高弟，一见异之，待遇特厚，故宣宗留盐官最久。及即们，思见之，而安公化去久矣。先是，武宗尽毁吾教，至是复兴之。虽法之隆替系于时，然庸讵知其力非安公致之耶？仇公武之德不愧汉邴吉，而《新书》略之，独班班见于《安禅师传》，为可叹也！尝有赞其像者曰：“已将世界等微尘，空里浮华梦里身。勿谓龙颜便分别，故应天眼识天人。”

赞宁作《大宋高僧传》，用十科为品流，以义学冠之，已可笑。又列岩头龛禅师为苦行，智觉寿禅师为兴福，而云门大师乃僧中王也，与之同时，竟不载，何也？

长沙岑禅师因僧亡，以手摩之，曰：“大众，此僧却真实，为诸人提纲商量，会么？”乃有偈曰：“目前无一法，当处亦无人。荡荡金刚体，非妄亦非真。”又曰：“

---

不识金刚体，却唤作缘生。十方真寂灭，谁在复谁行？”雪峰和尚亦因见亡僧，作偈曰：“低头不见地，仰面不见天。欲识金刚体，但看骷髅前。”玄沙曰：“亡僧面前正是触目菩提，万里神光顶后相。”有僧问法眼：“如何是亡僧面前触目菩提？”法眼答曰：“是汝面前。”又问：“迁化向甚么处去？”答曰：“亡僧几曾迁化。”进曰：“争奈即今何？”答曰：“汝不识亡僧。”近代尊宿不复以此旨晓人，独晦堂老师时一提起，作《南禅师圆寂日》偈曰：“去年三月十有七，一夜春风撼筹室。三角麒麟入海中，空余片月波心出。真不掩伪，曲不藏直。谁人为和雪中吟，万古知音是今日。”又曰：“昔人去时是今日，今日依前人不来。今既不来昔不往，白云流水空悠哉。谁云秤尺平直中，还有曲谁云物理。齐种麻，还得粟。可怜驰逐天下人，六六元来三十六。”

南禅师居积翠时，以佛手、驴脚、生缘语问学者，答者甚众，南公瞑目如入定，未尝可否之。学者趋出，竟莫知其是非，故天下谓之“三关语”。晚年自作偈三首，今只记其二，曰：“我手佛手，齐举禅流。直下荐取，

---

不动干戈。道处自然，超佛越祖。”“我脚驴脚，并行步步。皆契无生，直待云开。日现此道，方得纵横。”云盖智禅师尝为予言曰：“昔吾再入黄檗，至坊塘，见一僧自山中来，因问：‘三关兄弟近日如何商量？’僧曰：‘有语甚妙，可以见意。我手何以佛手？曰：月下弄琵琶。或曰：远道擎空钵。我脚何以驴脚？曰：鹭鸶立雪非同色。或曰：空山踏落花。如何是汝生缘处？曰：某甲某处人。’时戏之曰：‘前涂有人问上座：如何是佛手、驴脚、生缘意旨？汝将远道擎空钵对之耶，鹭鸶立雪非同色对之耶？若俱将对，则佛法混滥；若拣择对，则凡事偏枯。’其僧直视无所言。吾谓曰：‘雪峰道底。’”

夹山会禅师，初住京口竹林寺，升座，僧问：“如何是法身？”答曰：“法身无相。”“如何是法眼？”答曰：“法眼无瑕。”时道吾笑于众中，会遥见，因下座问曰：“上座适笑，笑何事耶？”道吾曰：“笑和尚一等行脚放复子，不着所在。”会曰：“能为我说否？”对曰：“我不会说。秀州华亭有船子和尚，可往见之。”会因散众而往。船子问曰：“大德近住何寺？”对曰：“寺则不住，

---

住则不寺。”船子曰：“不寺又不住。似个什么？”对曰：“不是目前法。”船子曰：“何处学得来？”对曰：“非耳目之所到。”船子笑曰：“一句合头语，万劫系驴橛。”嗟乎！于今丛林，师授弟子，例皆禁绝悟解，推去玄妙，唯要直问直答，无则始终无言，有则始终言有，毫末差误，谓之狂解。使船子闻知，岂止万劫驴橛而已哉！由此观之，非特不善悟，要亦不善疑也。善疑者，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际，悟道之缘，其语言具在，皆可以理究，以智知。独江西、石头而下，诸大宗师以机用应物，观其问答，溟滓然令人坐睡其道。异诸祖耶，则嗣其法；其不异耶，则所言乃尔不同。故知临济大师曰“大凡举论宗乘，须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”，有玄有要者，盖明此也。不知者指为门庭建立权时语言，可悲也！

天衣怀禅师说法于淮山，三易法席，学者追崇，道显著矣，然犹未敢通名字于雪窦。雪窦已奇之。僧有诵其语汇，至曰“譬如雁过长空，影沉寒水，雁无遗踪之意，水无留影之心”，窦拊髀叹息，即遣人慰之。怀乃

---

敢一通状，问起居而已。汾山真如禅师从真点胸游最久，丛林户知之，然对客未尝一言及其平昔见闻之事。至圆寂日，展画像，但荐茶果而已。二大老识度高远，退托凉薄，以讽后学，可谓善推尊其师者也。

云庵和尚居洞山时，僧问：“《华严论》云：‘以无明住地烦恼，便为一切诸佛不动智，一切众生皆自有之，只为智体无性无依，不能自了，会缘方了。’且无明住地烦恼，如何是成诸佛不动智？理极深玄，绝难晓达。”云庵曰：“此最分明，易可了解。”时有童子方扫除，呼之，回首。云庵指曰：“不是不动智，却问如何是汝佛性？”童子左右视，惘然而去。云庵曰：“不是住地烦恼，若能了之，即今成佛。”又尝问讲师曰：“火灾起时，山河大地皆被焚尽，世间空虚，是否？”对曰：“教有明文，安有不是之理。”云庵曰：“如许多灰烬，将置何处？”讲师舌大而干笑曰：“不知。”云庵亦大笑曰：“汝所讲者，纸上语耳。”其乐说无碍之辩，答则出人意料，问则学者丧气。盖无师自然之智，非世智可当。真一代法施主也。

---

二祖大师服勤累年，至于立雪断臂，而达摩仅以一言语之。牛头懒融，枯禅穷山，初无意于有闻，而四祖自往说法。祖师之于师弟子之际，其必有旨耶？

杨文公《谈苑》记沙门宝志铜牌记讖未来事云：“有一真人在冀川，开口张弓在左边，子子孙孙万万年。”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，吴越钱炯诸子皆连“弘”字，期以应之，而宣祖之讳正当之也。又记周世宗悉毁铜像铸钱，谓宰相曰：“佛教以为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，尚无所惜，宁复以铜像爱乎？镇州大悲甚灵，应当击毁。”斧击其胸，钁破之。太祖亲见其事。后世宗北征，疽发胸间，咸谓其报应。太祖因信重释教。欧阳文忠公《归田录》首记太祖初幸相国寺，问僧录赞宁可拜佛否，宁奏曰：“不拜。”问其故，宁答曰：“见在佛不拜过去佛。”因以为定制。二公所记，皆有深意，决非苟然者。予闻君子乐与人为善，虽善不善，谓之矜。文忠公每恨平心为难，岂真然耶？

唐僧元晓者，海东人。初航海而至，将访道于名山。独行荒陂，夜宿冢间，渴甚，引手掬于穴中，得泉甘

---

凉。称明观之，骷髅也。大恶之，尽欲呕去。忽猛省，大叹曰：“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骷髅不二如来。大师曰：‘三界唯心。’岂欺我哉！”遂不复求师，即日还海东，疏《华严经》，大弘圆顿之教。予读其传至此，追念晋乐广酒杯蛇影之事，作偈曰：“夜冢骷髅元是水，客杯弓影竟非蛇。个中无地容生戚，笑把遗编篆缕斜。”

枣柏大士、清凉国师皆弘大经，造疏论，宗于天下。然二公制行皆不同：枣柏则跣行不带，超放自如，以事事无碍行心；清凉则精严玉立，畏五色粪，以十愿律身。评者多喜枣柏坦宕，笑清凉缚束，意非华严宗所宜尔也。予曰：是大不然。使枣柏蹇发作比丘，未必不为清凉之行。盖此经以遇缘即宗合法，非如余经有局量也。

晋鸠摩罗什儿时随母至沙勒顶戴佛钵，私念钵形甚大，何其轻耶？即重，失声下之。母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我心有分别，故钵有轻重耳。”予以是知一切诸法随念而至，念未生时，量同太虚。然则即今见行分别者，万

---

类纷然，何故灵验不等？曰：是皆乱想虚妄，如因梦中事，心力昧略微劣故也。嗟乎！人莫不有忠孝之心也，而王祥卧冰则鱼跃，耿恭拜井则泉冽，何也？盖其养之专，故灵验之应速如影响。

菩提达摩初自梁之魏，经行于嵩山之下，倚杖于少林，面壁燕坐而已，非习禅也。久之，人莫测其故，因以达摩为习禅。夫禅，诸行之一耳，何足以尽圣人？而当时之人以之。为史者又从而传于习禅之列，使与枯木死灰之徒为伍。虽然圣人非止于禅那，而亦不违于禅那，如《易》出乎阴阳，而亦不违乎阴阳。

旧说四祖大师居破头山，山中有无名老僧，唯植松人呼为栽松道者。尝请于祖曰：“法道可得闻乎？”祖曰：“汝已老，脱有闻，其能广化耶？傥能再来，吾尚可迟汝。”乃去，行水边，见女子浣衣，揖曰：“寄宿得否？”女曰：“我有父兄，可往求之。”曰：“诺，我即敢行。”女首肯之。老僧回策而去。女，周氏季子也，归辄孕。父母大恶，逐之。女无所归。日庸纺里中，夕于众馆之下。已而生一子，以为不祥，弃水中。明日见之

---

，溯流而上，气体鲜明，大惊，遂举之。成童，随母乞食，邑人呼为无姓儿。四祖见于黄梅道中，戏问之曰：“汝何姓？”曰：“姓固有，但非常姓。”祖曰：“何姓？”曰：“是佛性。”祖曰：“汝乃无姓耶？”曰：“姓空故无。”祖化其母，使出家，时七岁。众馆今为寺，号佛母，而周氏尤盛。去破头山停望问道者，肉身尚在。黄梅东禅有佛母冢，民塔其上。《传灯录》、《定祖图》记忍大师姓周氏者，从母姓也。《大宋高僧传》乃曰：“释弘忍，姓周氏。其母始娠，移月光照庭室，终夕若画，异香袭人，举家欣骇。”安知众馆本社屋，生时置水中乎？又曰：“其父偏爱，因令诵书。”不知何从得此语。其叙事妄诞，大率类此。开元中，文学闾丘均为塔碑，徒文而已。会昌毁废，唐末烽火，更遭蹂践，愈不可考。知其书谬者，母氏周而曰有父故也。无为子尝赞其像曰：“人孰无父，祖独有母。其母为谁，周氏季女。浊港滔滔入大江，门前依旧长安路。”

断际禅师初行乞于雒京，吟添钵声，一姬出棘扉间，曰：“太无厌足生。”断际曰：“汝犹未施，反责无厌

---

，何耶？”姬笑掩扉。断际异之，与语，多所发药。辞去，姬曰：“可往南昌见马大师。”断际至江西，而大在师已化去，闻塔在石门，遂往礼塔。时大智禅师方结庐塔旁，因叙其远来之意，愿闻平昔得力言句。大智举一喝三日耳聋之语示之，断际吐舌大惊。相从甚久，暮年始移居新吴百丈山。考其时，姬死久矣。而《大宋高僧传》曰：“姬祝断见百丈。”非也。

云居佛印禅师曰：“云门和尚说法如云，绝不喜人记录其语，见必骂逐曰：‘汝口不用，反记我语，他时定贩卖我去。’今对机室中录，皆香林、明教以纸为衣，随所闻，随即书之。”后世学者，渔猎文字语言中，正如吹网欲满，非愚即狂，可叹也。

玄沙备禅师薪于山中，旁僧呼曰：“和尚看虎。”玄沙见虎，顾僧曰：“是你。”灵润法师山行，野烧迅飞，而来同游者皆避之，润安步如常，曰：“心外无火，火实自心。谓火可逃，无由免火。”火至而灭。严阳尊者单丁住山，蛇虎就手而食。归宗常公芟草，见蛇，芟之。旁僧曰：“久闻归宗，今日乃见一粗行沙门。”常曰：“

---

你粗我粗耶？”吾闻亲近般若，有四种验心，谓就事、就理、入就、出就。事理之外，宗门又有四藏锋之用，亲近以自治，藏锋之用以治物。

荆州天王寺道悟禅师，如《传灯录》所载，则曰：“道悟得法于石头，所居寺曰天皇。婺州东阳人，姓张氏。年十四岁出家，依明州大德披剃，年二十五，杭州竹林寺受具。首谒径山国一禅师，服勤五年。大历中，抵钟陵，谒马大师。经二夏，乃造石头。元和丁亥四月示寂，寿六十，腊三十五。”及观达观禅师所集《五家宗派》，则曰：“道悟，嗣马祖。”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几千言，其略曰：“师号道悟，渚宫人，姓崔氏，即子玉后胤也。年十五于长沙寺礼昙翥律师出家。二十三诣嵩山律德，得尸罗。谒石头，扣寂二年，无所契悟。乃入长安亲忠国师。三十四与侍者应真南还，谒马大师，大悟于言下，祝曰：‘他日莫离旧处。’故复还渚宫。元和十三年戊戌岁四月初示疾，十三日归寂，寿八十二，腊六十三。”考其传，正如两人。然玄素所载曰：“有传法一人崇信，住澧州龙潭。”《南岳让禅师碑》，唐闻人归

---

登撰，列法孙数人，于后有道悟，名圭峰。《答裴相国宗趣状》列马祖之嗣六人，首曰江陵道悟，其下注曰：“兼禀径山。”今妄以云门、临济二宗竞者，可发一笑。

《草堂禅师笈要》曰：“心体灵知不昧，如一摩尼珠，圆照空净，都无差别之相。以体明，故对物时能现一切色相，色自差而珠无变易。如珠现黑时，人以珠为黑者，非见珠也；离黑觅珠者，亦非见珠也；以明黑都无为珠者，亦非见珠也。马祖说法，即妄明真，正如以黑为珠。神秀方法，令妄尽方见觉性者离妄求真，正如离黑觅珠。牛头说法，一切如梦，本来无事，真妄俱无，正如明黑都无为珠。独荷津于空相处指示知见，了了常知，正如正见珠体不顾众色也。”密以马祖之道如珠之黑，是大不然。即妄明真，方便语耳，略知教乘者皆了之，岂马祖应圣，师远识为震旦法主，出其门下者，如南泉、百丈、大达、归宗之徒，皆博综三藏，熟烂真妄之论，争服膺师尊之，而其道乃止于珠之黑而已哉？又以牛头之道，一切如梦，真妄俱无者，是大不然。观其作《心王铭》曰：“前际如空，知处迷宗。分明照镜

---

，随照冥蒙。纵横无照，最微最妙。知法无知，无知知要。”一一皆治知见之病。而荷泽公然立知见，优劣可见，而谓其道如明黑都无为珠者，岂不重欺吾人哉？至如北秀之道，顿渐之理，三尺童子知之，所论当论其用心。秀公为黄梅上首，顿宗直指，纵曰机器不逮，然亦饫闻饱参矣，岂自甘为渐宗徒耶？盖祖道于时疑信半天下，不有渐，何以显顿哉？至于纷争者，皆两宗之徒，非秀心也。便谓其道止如是，恐非通论。吾闻大圣应世，成就法道，其权非一，有显权，有冥权。冥权即为异道、为非道；显权则为亲友、为知识。庸讵知秀公非冥权也哉？

唐僧复礼有法辩，当时流辈推尊之。作《真妄》偈问天下学者曰：“真法性本净，妄念何由起？从真有妄生，此妄何所止？无初即无末，有终应有始。无始而无终，长怀懵兹理。愿为开玄妙，析之出生死。”清凉国师答曰：“迷真妄念生，悟真妄即止。能迷非所迷，安得长相似。从来未曾悟，故说妄无始，知妄本自真，方是恒妙理。分别心未忘，何由出生死？”圭峰禅师答

---